

“被录取”背后的招生骗局

风风光光地摆了3天流水席,欢天喜地地准备了几大箱行李,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家人的期待。8月15日,小欢怀揣着“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可是来北京之后,她却做起了宅女,天天在哥哥家上网看电视,足不出户。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完全上当了。”小欢说,她现在的心情和来之前相比,就是冰火两重天。

意外被录取 天上掉“馅饼”

7月26日,正在茶楼做暑期工的小欢被姥爷告知,她被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录取了。

小欢是四川省文科考生,今年高考成绩395分,根本没上本科线,再说也没有报考这个学校,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录取了呢?

小欢正在疑惑时,接到了自称是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招生办老师的电话。

“恭喜你被录取了。”翟老师开口便说道。接着,翟老师便介绍起了北京教学基地的情况:规模很大,是211院校,本科统招,毕业证和武汉大学本科生毕业证一样,学校包实习,政府包分配,只交3年学费,学习4年课程,前两年在北京学习,后两年搬回武汉大学,武汉大学资深老教授授课……

“我听后既欣喜又有疑惑,难道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小欢说。

虽然老师介绍的情况很诱人,但是小欢的家人知道现在乱招生现象比较严重,而且他们已经打算让小欢去读西南某大学的自考班,于是他们多次联系翟老师,逐步核实她说的每个细节。翟老师反复强调“毕业证和武汉大学本科生毕业证一样”和“学校包分配”。

在小欢表示想学新闻专业时,翟



老师说自己就是该校新闻系毕业的,给小欢吃了颗“定心丸”。

名校毕业证、喜欢的专业、分配工作,为什么不去?再加上好友以同样的方式被录取,小欢和家人乐开了怀。小欢家十几年都没办过什么喜事,这可算是天大的喜事,于是全家总动员,大摆3天流水席,宴请亲朋好友,“真是风光了一把”。

到了学校所在的地点——廊坊东方大学城,一看校门,小欢的“风光”劲儿立马就减了许多。“一条横幅就是学校牌子,感觉不好。”小欢说,更不好的事还在后头。

翟老师自称工作走不开,接待她的另外两名老师直接带她去办公室填表交钱,安排军训。

可是小欢在报名表上的十几个专业中,找了半天也没看见“新闻专业”的字样。接待人员告诉她本校并没有新闻专业。她立即打电话质问翟老师,翟老师的答复是:“行政管理专业就是新闻专业,行政新闻,或者先随便填一个,到时候再调剂。”

“这是什么话?行政管理和新闻怎么会是一个专业?”小欢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答复。随即小欢又向接待她的两名老师询问学校的情况,两

名老师说的跟当初翟老师所称的“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远程教育,即使有老师来上课,也只是别的学校的讲师,毕业证当然和武汉大学本科生不一样,要多盖好几个章,没有政府包分配的说法……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又气又恼,一下子感觉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小欢说。

小欢临走时,接待她的两名老师对小欢称:“我也劝你别上这个学校了,我们是旁边学校的学生,根本不是该学校的老师,他们花七八十块钱雇我们来的,只负责接待一两天新生。”

如今,各个高校开学在即,小欢却只能“宅”在哥哥家,很是迷茫,当然不能回去复读,丢不起这个人。”以前被她和家人视为宝贝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她再也不想看到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今后该怎么办。

“考的分数那么低,怎么能领到武大的毕业证呢”

通过搜索引擎,很容易就可以登录到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的网页。北京教学基地的网页

页面和武汉大学的网络主页非常相似,在网页的左上角有大号的“武汉大学”字样,右上方有“自强、弘毅、求是、创新”武汉大学的校训。

在网站的招生信息一栏中的“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介绍:

“武汉大学本科试点班是由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联合成功教育共同举办的‘高等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高端就业安置’三合一的教育本科试点班。学生毕业将获得武汉大学主考的高等教育本科学位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国家承认,教育部网上可查)和国家权威职业资格认证,还能掌握使用技能并享受完善的对口就业安置服务。”

“‘本科试点班’旨在把学生培养成既具备高学历又具有行业实践经验的高端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学生前两年在北京教学基地接受全日制培养,特聘清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专家教授学者等亲临授课。第三年起学生在武汉大学校本部内实行全日制教学,校内学习、住宿和生活,课程全部由武汉大学的专家教授亲授。”

拨打“北京教学基地”网页上显示的咨询电话,一位刘姓的工作人员称“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是第一年办学招生。”当被问及北京教学基地和武汉大学有什么关系时,这位刘姓工作人员称:“我们属于联合办学,不是二级学院也不是独立学院,和武汉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位工作人员又称,在入学后的第三年,学生会到武汉大学本部学习,至于采取何种学习方式,目前还不确定,“不到武汉大学本部学习,最后怎么能领到武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呢?”

当初联系小欢来北京教学基地学习的翟老师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除了盖在毕业证上的章不一样,其他和武汉大学本部学生拿到的毕业证大致是一样的。”

但这位刘姓工作人员称:“武

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我们是联合办学,发的证件怎么可能一样呢?来这边报到的学生很多会问是不是能领到和武汉大学一样的毕业证,其实自己想想就知道了:你考的分数那么低,上一本还都不够,怎么能领到武大的毕业证呢?”刘姓工作人员说。

“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和武汉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据负责电话咨询的刘姓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录取的流程大致为:打电话给没有被一本和二本录取的考生,征求考生的意愿,考生同意后便向其发放录取通知书,然后到校报到。

那么他们是如何拿到没有被一本和二本录取的考生的电话的呢?

翟老师说:“小欢的电话是从学校拿到的,我只管招生,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

而电话接待记者的刘姓工作人员则称:“考生的电话是从当地教育局拿到的。没有被一本和二本录取的考生,教育局会把他们的信息转到我们这边来。”

据调查了解,该校开设的包括“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电子商务”等在内的15个专业中并无翟老师声称的“新闻专业”。接受记者采访的该校刘姓工作人员也向记者确认:“我校主要以管理专业为主,没有新闻专业。”

该工作人员还称:“学校的师资队伍都是教授级别的,但现在来学校的话还看不到教授,没开学,教授是不会来学校的。”

武汉大学招生办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曾接到过以‘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名义招生和收取费用的举报,后校办牵头核查,武汉大学并无所谓的‘老教授协会’。”这位工作人员提醒考生:“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和武大没有任何关系,建议考生谨慎对待以老教授协会名义收取各种费用的行为。”

刘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可以肯定的是,这所学校正在进行的招生不是国家计划内的统招,但学校继续教育学院还负责了一些继续教育、电大等的招生,北京教学基地是不是属于这一块我也不太清楚。”

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名宋姓的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没有听说过本科试点班北京教学基地,同时,‘武汉大学老教授协会’虽然打着武汉大学的名号,但并非武汉大学的下属单位。”(文中主人公小欢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培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wx@zynews.com

时政观察

城市管理征集民意是题中之义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13日表示,将就车牌照拍卖、道路拥挤收费等各类交通管理政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征集和倾听百姓的意见。(《新华网》9月14日)

这是一则很不起眼的新闻。说不起眼,是因为新闻本身并没有抓人眼球的“噱头”。但是这样一则不起眼的新闻却让人眼前一亮:城市管理的制度化安排和发展方向,可以让公共社会参与和监督进来。笔者觉得,城市管理征集民意,是一种非常理性、值得提倡的公共管理思维。

近年来,在“经营城市”的理念支配下,很多城市都把公共资源拿出来商业化运作,譬如道路桥梁冠名权的拍卖。城市建设需要钱,公共服务需要钱,出商业资源“开发”出商业效益,弥补经费之不足,看上去无可厚非,其实不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换钱”,尤其是一些地名、道路桥梁冠名,常常蕴含着对一个城市发展变革的历史,与城市文化底蕴密不可分,起码的公共性品质是必须得保持的。还有公共资源的稳定性问题。笔者所在的城市中,有一条道路几年前被一家知名企业冠名,但在短短几年之间,这家公司却破产倒闭——于是乎,一条城市道路冠着一个破产企业的名字不尴不尬地存在着,只好重新更名。如此频繁的道路更名,给城市管理和市民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要付出太多无谓的社会成本,浪费大量的公共财力。

显而易见,假如这些公共资源的“商业化运作”管理在推行之前广泛征集民意,吸引公共智慧参与进来,成为公共管理政策的“有益矫正”,就很容易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事实上,城市管理征集民意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当然,“征集民意”要谨防沦为形式主义。

在笔者看来,公共管理者管理的是公共资源,归全体人民所共有,那么公共资源的处置也好、公共福利或者公共税费的推行也罢,不但应该广泛征求市民意见,还要经过人大的审批同意。即便要“拍卖”,冠名企业的“审核”、地名的拟定以及拍卖所得的用途,也都应该提交人大,由人大代表和专家讨论,最后由人大代表来表决通过。毋庸讳言的是,在一些城市,很多公共资源处置如道路冠名权拍卖,很多公共福利的推行譬如城市拥堵费,只是像上级主管部门打一个报告获得审批就公然进行,公共资源成为公共管理者左手操作右手监督的“私有物品”。而正因如此,上海市有关部门此番就车牌照拍卖、道路拥挤收费等各类交通管理政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征集民意”,就具有标本示范意义。

陈一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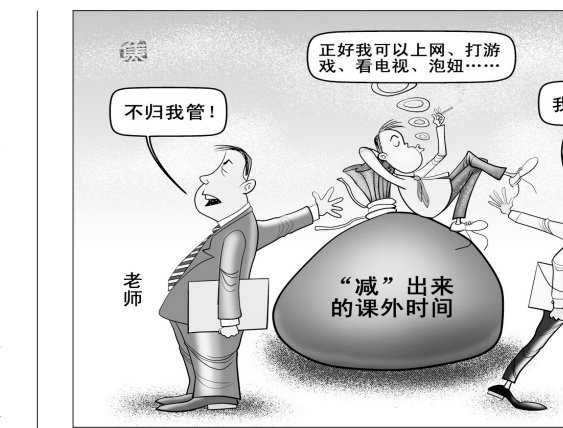
市场语境中的“常青树”

著名的《胡润百富榜》,被一些人称为“杀猪榜”。此种说法,听起来虽然残酷、残忍,反映的却是财富游戏的实情。富豪榜难觅“常青树”,是富豪们陷入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据统计,在过去10年间,共有1330名企业家上榜,发生变故的有48名,其中所谓的“问题富豪”有19名。(9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企业的兴衰荣辱,自有它特定的轨迹。“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成功的企业家有成功的相似性,他们因栽下好树,所以才来摘甜甜的果子。而有些企业家因栽种了坏树,所以只能收获失败。在市场所给予的语境中,企业家可以是做生意的人,但生意人却不一定是企业家。有些生意人,血汗中不流动企业家的理想,他们生意的词汇表里,只有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只有眼前利益,没有对未来的瞻望;只有对丛林法则的信奉,而不顾及社会责任对自身的照应。企业家由生意人脱胎换骨而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企业家是一批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是既讲企业雄心也讲企业良心的人。有经济学家这样描述企业良心:就是以合法及合理的商业方法,谋取自己、员工及股东的利润。它泛指企业不以违反法律法规、不以劣质产品、不以失实广告、不以制造环境灾害等方法的经营。看看那些死得很难看的企业,其所谓经营用投机术命名更为准确。培根将财富称作道德的行李,两者可以说是如影逐形。良知是什么?是一种价值选择。一个

做企业的人,一个支配财富的人,若把良知当物品卖了,换取一己之利、一时之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萎缩、困顿、衰亡。那些长袖善舞、曾活跃于市场的明星企业家亦批量地遭遇“偶像的黄昏”,说他们可惜也可惜,说他们不可惜,是因为“黄昏”的来临与其行为方式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他们因何像螃蟹,一红就死?这在于他们红中有诡异,红中有蹊跷。市场不是生意人依赖聪明进行表演的场地,而是企业家凭借智慧实干的场所。企业长不成“常青树”,做不成十年以至于几十年的老店,不怨天,不怨地,要怨只能怨自己。不创造阳光下的财富,就只能在阴影里苟苟营营。企业发展之路,兴旺之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正道不走,偏往斜道走,走向深渊,走向折戟沉沙,这只能让世界人扼腕叹息。

今语



“嫁男白领”真不如“嫁农民工”吗

有位网友,以亲身体会,发布惊人论,说“好女嫁男白领不如嫁农民工。”乍一听,觉得荒唐;耐心听完,不无道理。她跟原来的男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回老家省城工作。毕业三年,还在过居无定所的日子。最后,男友找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但是不稳定。要买房成家了,双方父母出首付,但还款期长达一二十年。让她发愁的是,但万一他俩有人失业,这日子怎么办?后来,她认识了一位农民工,也就是现在开店的老公。收入差不多,可是他们已盖起了36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买了小车上班,住的农村距市区30公里左右。于是,她觉得,若论生活舒心,衣着光鲜的白领,未必比得上看似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

一时间,无数网民口水狂喷。但我以为,这场PK的真正主角,却是“嫁错郎”与“入错行”。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的嫁错了,可以改嫁,像这位嫁错白领的网民,改嫁了个农民工,心满意足了。男的呢?错当了白领,被女友给蹬了,是否也能改“入”,转行当个农民工呢?恐怕有些难。拿着不到5000元的月薪,工作不稳定,付完首付的期房也供不起……这样的白领,恐怕算不得白领。家距市区30公里左右,开一家最差每月收入也四五千元的店,盖完360平方米小楼,还能买车……这样的农民工,恐怕也算不得是通常意义的农民工。用一句逻辑严密一点的表述,应该是,有些男白领的日子,还不如有些农民工过得舒心。可是,男白领未必就混成这样的男白领,农民工也未必就能混成这样的农民工。想想这嫁了“农民工”的网友,每天也是驱车30公里,进城做白领。因此,逻辑更严密一点的表述,应该是,在眼前,更多农民工的日子,还不如更多白领过得舒心。

总结一下这场PK的结局:一个女性,可以蹬掉大学同学,庆幸自己改嫁了农民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进步;一个省城男白领,败在一个农村创业者手下,这更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只是“嫁错郎”的不幸,转念之间就能改变;“入错行”的悲剧,恐怕想改也难,无论省城男白领如何努力,恐怕都成不了农民工。但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看,这也该是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只是别让这样的社会进步,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概率事件,那才是值得庆幸的。

慕毅飞

漫画:减负也有弊

日前,河南省颁布了《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禁止节假日补课,严格限制学生在校时间和作业量。减负是好,但小学生每天下午四点半放学,家长还要上班,接送和课余时间如何安排都成了问题,而且孩子课余时间太多,看电视、上网,把宝贵时间都荒废了。于是减负出问题来了,这绝不是“减负”的初衷! 焦海洋 文/图

给90后说说什么是江湖规矩

早上看新闻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真的开始老了。在国内互联网上,一个声称代表90后的网站(90admin)要给60周年国庆献一份另类礼物——“黑掉国内外一切反动网站”。其宣言称:“谁说90后不青春飞扬?谁说90后不热爱祖国?”“如今时代在变,科技在飞速发展,爱国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看完之后长叹,80后还在叱咤风云之时,90后已经开始真正登上社会舞台,具有自觉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虽然这个姿态有点过于生猛。

有鉴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大多不是基因固化而是学习得来,作为一个70后的老家伙,倒是不妨说说自己的看法,顺便说说青春飞扬、爱国以及江湖规矩。

有电影台词说,有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话是没错的。江湖未必是指黑社会,同时也是指大家生活的,具有某种对抗性、共生性关系的群体。在社会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恩怨、冲突,古代圣人提出过解决的方式,比如孔子就曾曰“以直报怨”。江湖有江湖的玩法。一般来说,报复某人或者某组织对我们的伤害有两种方式,一是明刀明枪地冲上去把他们打翻,现代社会里大家在法庭上做这种事,工具是法律;即使某些事不好弄上法庭,大家也可在舆论上互相抵消,谁更有道理谁就占据优势。

还有一种方式是我打不过你,然后等到你某天走到小巷子里,从后面上去就是一闷棍,然后洋洋得意地声称自己已经大仇得报,仇人已经被敲昏在阴沟当中。又或者公开叫阵的同时,一把仙鹤神针撒过去,上面涂着见血封喉的毒药。

出到这种手段,如果不承认是人品问题,那就是自居弱者了。我们这里是武侠小说盛行的地方,其传统价值观的取向,不是站在暗处飞出一把飞刀的杀手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大家对近期的针对社会事件很愤怒,然而用黑客手段去攻击网站,与这种被唾弃的行为何异?

我个人以为,如果真的是青春飞扬,并且打算参与到成人的社会生活当中,还是要理解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光明正大的对抗总是应该寻求的目标,背后下黑手并不能因为目的正确而成为值得使用的手段,尤其是在爱国这件事上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理解当今的国际社会,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更加遵守规则都是大家的追求。在战争状态下,偷袭、黑客攻击都无可,但在并非打仗的时候用上这种手段,到底是谁给谁的献礼还是给国家抹黑,实在是难说得很。或许这些孩子还不知道,对抗任何言论最好的方式不是让他们闭嘴,而是让其充分表演,直到他们演砸了或者被事实弄得真心闭嘴。 五岳散人